

本週專題
慰藉物

報道：本刊白慧琪
攝影：本報許瑞謙

一盘盘半透明的培养基已静置一天，确保干净，没有生长任何细菌。



陪伴我20年的抱枕，枕芯早已结得像莲藕一节又一节，能分出颈项和细腰；包裹枕芯的内套年纪轻些，约莫10年前自己剪开旧床单再用针车缝制，最后还细心地用藏针缝收口；包在外层的抱枕套比较大，多出来的那节被我当成抱枕的马尾，总爱一把抓来顺一顺……想到20年的情分、回忆终将化成一盘盘培养基上的抽象画，连“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纸包不住火”都无法形容。

送往化验的早晨，比平日起得早。其实一连几天都没睡好，睁开眼第一件事是感受抱枕，原来我习惯它挨在左手肘上。把它摆在晨光灿烂的窗边拍特写照，内套上卡通“哎哟”的表情，正是当下的心情。深呼吸，最终还是把它放进透明封口袋里。

抱枕最终躺在层流柜（Laminar Flow Cabinet）工作台上。强光照射，它显得苍白，就像无从抵抗的病人在等待开刀。台上右边摆着一盘盘半透明的培养基，富含丰富的酵母和碳水化合物提供养分，适合大部分细菌生长。它们已经静置一天，确保干净，没有生长任何细菌，届时才能证明成果展示花花绿绿的菌落，都是抱枕上的原住民。

严福钗操刀采样，他一身白袍，戴上手套，再以酒精消毒双手。取出枕套，又见内套上那个“哎哟”的表情。他先取来3个培养基，分别轻轻沾压蓝色抱枕套的前中后段，过程比预想的迅速简单。

“你来试试吧！刚才看过了，应该知道怎么操作吧？”

我点点头，依照指示戴上手套，重复上述步骤，在双手喷洒酒精擦拭消毒，再伸进层流柜里。取3个培养基，分别轻轻沾压在内套的前中后段。不巧，一把压到“哎哟”的表情上，难道是抱枕当下的心情？

最后，严福钗拿起小夹子在本生灯上烧一烧消毒，再伸进内套的小缺口，夹取里头的棉絮。他熟练地用左手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托着培养基，拇指和食指一上一下轻轻施力撬开盖子，右手夹着一小撮棉絮在培养基上曲折涂抹。一撮再一撮，同样取3个样本。

“为了证明抱枕上的细菌来自你身上，你也需要采样。”严福钗在一旁指示我脱下手套，用食指在培养基上来回划一下，再取另一个，一把盖在脸上。培养基的触感就像燕麦，冰冰凉凉的。

结束。真是松了一口气，庆幸心爱的抱枕没经历多大磨难，之前幻想的剪开、拆线、“嘶”撕裂统统没发生。小心翼翼把抱枕放回袋子，严福钗突然叫住我。

“对了，回去一定要清洗抱枕和枕套，今晚不能抱着睡啊。因为它们沾过培养基，所以上面有丰富的养分，如果不清洗，抱枕上会滋生更多细菌哦！”

“哦，好……”



内套的细菌量显然比抱枕套来得少。

▶食指在培养基上来回划一下，触感就像燕麦，冰冰凉凉的。



缺“臭”了！

唉，也不知是哪来的异

想天开，我竟提议拿自己的抱枕

去化验细菌，试探那不愿面对的真相。

“为什么会想化验自己的抱枕？”UCSI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微生物专家严福钗博士对这个化验也非常感兴趣，或者疑惑。

依赖慰藉物的人爱不释手，不喜欢慰藉物的人嫌它又脏又臭。如果真的那么脏，充满细菌，为什么天天抱着它入睡的人却不会生病？正因如此，不如撇开情感，身先士卒，理性地、科学地探究我最亲密的抱枕。

看！ 細菌 都藏在哪裡？



脸部是最常碰触抱枕的部位，也需要采样。

送往化验前，把抱枕摆在晨光灿烂的窗边拍特写照，内套上卡通“哎哟”的表情，正是当下的心情。